

香港文化寫真



世紀末風情

文化顯影

8

易之臨 著



香港文化寫真

世紀末風情

文化顯影 8

易之臨 著

〈文化顯影〉系列 8

世紀末風情——香港文化寫真

作 者／易之臨

執行編輯／溫敏麗

美術設計／葉文苓

發行人／劉安屯

總編輯／王桂花

出版者／張老師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一三一號

郵撥帳號：0113368—8張老師月刊雜誌社

電話：(02)7130281 傳真：(02)7131267

排 版／天翼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永光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印／中華民國81年3月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586號

定 價／180元

I S B N／957-693-010-3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文化顯影〉系列出版緣起

開拓文化心靈的視野

在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距離日益縮短的今日，瞭解不同文化的性格特質與深層結構愈發顯得重要。於是，出版有關文化研究與文化比較方面的書籍成為必然，也是最佳的溝通媒介了。

〈文化顯影〉系列叢書的推出，即以探討各種人類社會的文化現象為主旨，期能拓展讀者的文化視野，並增進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瞭解與關懷。我們期待，經由這份瞭解與關懷，映照出自己的歷史脈絡、社會現象、文化結構以及價值觀念。

此系列叢書所欲呈現的是最人性化的、最生活化的文化風貌與生活型態。藉著生動具體的文字敘述，與精緻真實的圖片影像，使各種不同的文化場景，猶如浸泡在顯影液中的相紙，由模糊而清晰，由陌生而瞭解。

在策劃此系列叢書時，除了從本土定點出發，探究發生在台灣社會中的文化結構與特性之外，也呈現台灣以外地區的異文化特色與變異，使此系列叢書之範圍涵蓋全世界之文化大勢，提供多種文化比較之參照。所邀請到的作者有國內知名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以及文化工作者，也極力搜尋各國獨特且具創見的文化研究著作，以流暢的譯筆展現多元的文化風貌，擴大文化比較的範圍。深願這樣的文化衝擊，能不斷激發我們去瞭解、去關懷，也去反省。

《序》

刻舟不求劍

羅智成

「金色的瘡疤」是我在中時晚報「時代」版第一次規劃香港專輯時，所下的總題。它代表了我在那個時期——我相信目前也許還有些人有這種感覺——對香港的基本印象，既是殖民地——一個帝國主義留給落後中國的鮮明傷口；又極盡光彩奪目、充滿蓬勃生機——像一個純金打製的瘡疤……

大概在香港人自己也改變對自己的看法——並由於九七歸宗時限的迫近而崩裂出無奈的身世之感，從而快速凝結成一種鮮明的主體意識——之後不久，我也漸漸修正了對香港的認知。不是那麼快。但是清楚地改變。

首先，留美期間與較多香港學生接觸，使我對這些「通常不能以我的母語進行流暢溝通」的「同胞」，有了比刻板印象更多的認識——我的刻板印象有些迄今未變，例如：

功利、西化等等。但是，隨後的觀察，至少讓我對這些「特質」有了不同的感受。就功利、現實等性格而言，我不再忽略那種複雜因果：殖民地歷史、地狹人稠、難民社會、生存競爭……等對一個聰明的民族所造成的限制與影響。就「西化」而言，我更發現，那種對西式生活的熟稔，反而襯托出他們的主體性思維（香港本位？），甚至增添幾許自信（對於經過國際檢驗的自己的價值觀？）。

的確，香港是十分國際化的。由於它的特殊地位、它的東、西淵源、它的閱歷，使得它在國際事務上表露出東方民族少有的世故，甚至比主導現今世界的西方人（由於目前國際間各類交流與遊戲規則皆植基於西方文明大擴張的時代，故西方人對於這些規範自然遠比其它人種熟習、得心應手。）更世故。這些，是我在更頻繁地接觸香港文化，特別是商業電影後的感覺。甚至，在大量外國觀眾被那些充滿動感的快節奏畫面所炫惑的瞬間，我還在想：只有香港商人可以不必向西方社會賣弄自己的「異國文化」，而輸出比西方更「西方」的文化產品呢！

以後，在美西、台北及香港，陸續經驗到「港化」中較悅人的部分。這包括了俐落的個人及辦事風格、印刷及英文出版品（僅限英文）、種種消費文化（特別是吃、穿）和更多更多的娛樂文化。

然而，沒有一件比得上六四期間以及六四以後香港的幾次表現。

上百萬人的聚集、對民運周密的支援，以及晚近一連串對大陸事務的關心與介入，把香港人的精神素質推向一個奇妙的階段：在政治劣勢、經濟優勢、政治認同與民族認同等幾個目前難以調和的因素中，港人的作為對我產生出一種既無奈又高貴的諒諧、親切之感。

這個艱辛的「轉頭」動作，一方面是香港人對自己身世的覺悟的一種迴異於移民、出走的表現，但也讓我（一個根深柢固地糾結著中國情懷的台灣人）有機會，以一種更開闊、真切的中國人立場，來反省、探索「香港經驗」或「香港學」的意義：

首先，最直接也是最屬政治考量的，由於香港在大陸、台灣兩方的中介地位，使得他深厚地蘊藏了與雙方相關的各式「心情」與資訊。我們幾乎可以確定：有了「香港經驗」，將極有助於大陸了解台灣；也由於「中」、「港」關係的日形緊密，接觸香港，亦將極有助於台灣認識大陸。

其次，在文化上的啓示。由於香港是中國人社羣最無保留、最無庇護地被西方社會領養的地方，也正是西化、資本主義化最深切的地方。他的好處、壞處，他的主體性的喪失與重建與迷惑的歷程，都可以讓有心研究的人作最務實的評估與借鏡。

再來，是經濟發展上的範例。由於徹底的自由化與國際化，香港在日漸險惡的商戰時代，擔任了成功的先驅者的角色。不只是華人社區，許許多多後進的角逐者都在注意、參考東方之珠的種種經驗以及相應的政、經建設。

所以，在中時晚報的近四年之間，我不但三次製作了香港專題，隨時密切注意他在各方面的趨勢與動向，並每週一次長期維持一個香港觀察的專欄——易之臨的「香江筆記」……

我與易之臨的初次見面，大概是這個專欄進行了一年多以後的事。由於電話上的聯繫，以及長期與她從容自在的文字打交道，我幾乎沒有預期也沒感到些許的陌生：台大中文系畢業的現代女性……在香港生活了六年……幾乎「港化」了百分之六十幾……迅速而有神的目光應是來自於她回應新聞工作壓力時的訓練吧！

她很懂香港，大至政策、政治的明爭暗鬥，小至市民生活的蜚長流短，都能以一種充分消化過的語調、觀照大局的眼光，自信地娓娓道來。所見所聞均十分具說服力——因為對於大部分讀者所在的地方——台灣，她更是熟悉。

很難描述走在香港街頭的感覺。在小小的彈丸之地，你可以遇到十分不同的刺激或景物。它就這樣敞開著，似乎不設防，又似乎得先學好些東西，擁有的可能性比起其他

任何地方都多都大，它在新、舊、善、惡、好、壞之間的擺幅也遠比其它地區大。但是，我們先別急著下結論。隨手帶一本〈世紀末風情〉吧！四處徜徉，當你漸漸習慣周遭氣味和聲音的時候，也許你正漸漸接近我們作者某個下午的心情。

一九九二年二月寫于台北

羅智成／中時晚報時代副刊主編。

《序》

GNOK GNOH海島土人

陳冠中

文化近況實地報告

我有一個朋友，跟我是同行，也就是做些人類觀察、民俗記錄工作的，我們研究的對象，同是一個太平洋濱海島上的部落土人生活，我們的主要發表媒體是文字。

這本沒相干，她做她的，我做我的。可惡的是，這幾年她很勤力，做了很多調查研究，亦發表了多篇文章，現在她把文章輯成書，拿到我面前，逼我替她寫序，其實也就是給一些顏色給我這位「前輩」看。

她有一點勝過我的地方，就是她近年才開始有系統的接觸這海島土人的文化，由陌生到文化震盪，到旁觀者清，到熟悉而不熟膩；而我，住在這裡太久，糊塗了到底誰是觀察者，誰是被觀察者，一切習以為常。做我們這一行，常態化是觸覺失靈的同義詞，爲了維護我的「江湖地位」，接受後輩的挑戰，我逼自己再把常態「陌生化」，以期看得

更多、更透明。

對不熟悉GNOK GNOK這地方土人生活的讀者，我先做一些老生常談的介紹：

吃，對土人來說，是很儀式化的，就是說他們不為生存及營養而吃東西，在重要的節慶裡，他們集體地、有共識地吃一種無臭、無味、無營養的半透明膠質物體，這種物體是只生長在一種深海大魚的鰭部，萬水千山的運來，然後用最鮮味的動物，如雞、豕腿、甚至蛇，去作陪襯，煮呀，煮呀，弄個半天，雞呀豕呀都不要，最後還是吃這無臭無味無營養的半透明膠質物體。

住，是洞穴式的，有人類學家稱之為蝸居，其實稱之為蜜蜂巢更貼切。這裡土人大半生的最重要活動，大概分攤二十五年吧！是用來建築這個巢，他們把所有財富都貯藏在居所的地板裡，一呎一呎的算，呎數越多，等於財富也越大了，只是大部份土人都買不起太大的地板，弄得睡床比睡房大，而廁所只能容納馬桶，不能容人。

穿的方面是很圖騰化了，抽象字母、馬、鱷魚、蛙等是常見的圖案，土人用以分辨價值。跟許多大洋部落「貨機秘教」(CARGO CULT)一樣，舶來比較有地位。

土人是拜物教的，特別是乳腺過份發達的母性象徵，更成為爭相膜拜的對象，左派群眾心理學家懷疑這跟西方帝國主義有關，因為傳教士把人造乳粉免費送給土人之後，

土人嬰孩被剝奪了啜女人奶頭的人權，出現了「不喝母乳長大的一代」，更助長了土人對天然、傳統的雙乳的潛在追憶，形成拜乳教大行其道。（近來更出現以人造物體冒充天生豪乳的現象，把拜乳昇華至一個「人工改造天工」的藝術境界。）

最後，我形容一下土人的宗教活動，就是對著一些知名大祭司的映象，或只是聽他們的聲音，自己就不斷的重複又重複的唱吟著，幻想自己是大祭司，自我陶醉，到信心膨脹之後，就當衆大聲唱吟，逼其他人聽你，或跟你一起唱吟。土人的宗教訊息，據我的統計，是可以歸納為一個BINARY（0與1）的結構，就是「我愛你」與「我不愛你」，或「愛我吧」與「你不愛我了」——這個深層結構。

以上對GNOK GNOK土人的觀察，恐怕保不住我的「江湖地位」，因為到底是老生常談了，每一個唸了大學人類學一〇一課程的都寫得出來。

以下的幾點，是我的絕招，到此最後關頭也豁出來了。

我們弄社會學問的人知道，最厲害的定律，不單能解釋現象，更要能預測現象。

初到此地的人，可以用我下面幾條定律，來了解這地方，及預料土人的行為，掌握遊戲規則，無往而不利。

一、結構上，是「發財有理」，反面的說，強取豪奪不要緊，失貞失節皆小事，一切

都有法律保護，正面點的，只要法律上你說得通，什麼都可以。其他的制衡習俗已失效，恭祝大家發財。

二、解構角度，只要與錢無關，任何事、任何行為已達到一個「並存不相悖」的境界，就是互不相干的默契、互不認識的共識，見怪不怪，各有各的空間、各有各的自閉天地及認知極限，法國人稱之為PARALOGY，很後現代的。

三、從主體論或釋經學觀點，這個部落文化是有著「表演方式的共同語言」，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結合，就是一方面好像很豪爽，其實很計算；一時愛面子，另一時還是實際一點，低低的摔一跤沒關係；表面上要風風光光，其實得過且過，所謂「過得骨」及「求其好好睇睇」，沒有大道理，只有小動作，矛盾並存在這裡是被認為正常，是最清醒的人所為。

四、從動力學來看，推動土人文化的是一種「貪新的拿來主義」，什麼合用就拿來用，可能只要其中一個小切片，然後毫無廉恥的大攪拌，弄個三不像出來，不過，這三不像倒滿好玩。這裡土人在文化上不設防，沒有包袱，沒有強勢傳統，更不知什麼叫完美、純正，最要緊是好玩，好玩就能起哄，起哄帶來錢。這種「沒有本質、只有遊戲」的國民性格，令這裡土人頭腦靈活，反應敏捷，在世界市場上造成他們的比較優勢。

GNOK GNOH 的奇風異俗，你們可以在這本書得到了解。易之臨，以妳的才華，爲什麼不去研究別的部落文化呢？把這裡留給我，至於妳，聽說有一個叫 NAWIAT 的海島，土人文化也很有趣……

●補遺

台灣人與香港人，現在皆以爲自己很有見識了，其實到底還是小島居民，互相並不真的瞭解。

說真的，台灣人的情況比較好，一般對香港的認識比較多，比較接近現實。

尤其幸運的，是有易之臨這個香港通，以深入淺出而不漏的文筆，替台灣讀者展現香港的面貌。

幾時香港的讀者才會有一個這樣的作者，以香港人角度，同樣細膩的描述台灣？

易之臨的香港報導，其實對香港讀者也是一種吸引。我發覺香港人很喜歡看外地的人怎樣報導香港，有關香港的電視記錄片及外文新聞專題，香港人都會不服氣的追看，如果說得準確就有如釋重負的滿足感。看易之臨寫香港，會有這種滿足感，同時，有助香港人的自我再教育。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寫于香港

陳冠中／城市文化觀察家，

香港〈號外〉雜誌出版人。

《自序》

香江話懷

陳淑宜

香港，對於現在的台灣人而言，不知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不過，在我成長的那個純樸而封閉的時代，卻是充滿著種種神秘而招搖的魅力的。

最早的北台灣，香港的訊息大概是由那些「非我族類」的僑生丁丁點點地帶進來的。從他們「上下不分」的廣東國語，以及他們日夜哼唱的廣東歌，我有若著迷般地被吸引到唱片行「發掘」香港。從許冠傑的《半斤八兩》、《鬼馬雙星》到羅文的《醉眼看世界》、《家變》，從關正傑、葉麗儀到後來的《書劍恩仇錄》、《上海灘》等等，在我當時那個尋夢的年齡，香港這個充滿歌聲情懷的國度，正像夢魘一般在天邊對我依稀召喚。

過了一段時間，台灣開始流行起「港劇」。多少個週末，我和妹妹守著電視機看鄭少秋的《楚留香》、汪明荃的《楊門女將》，多少個通宵不眠的夜晚，我和摯友追看鄭少秋